

第三十章 损失

晚上的时候，我才抵达雅茅斯，于是先到旅馆去了。我非常清楚皮果提的客房——我的房间——这个时候极有可能已经住上人了（如果那位伟大的探访者^①没在那里，而面对这位探访者，所有的活人都必须让出位置），所以我先去了旅店，在那里吃完晚饭，同时预定了床位。

十点的时候，我离开了旅店，很多商店已经打烊了，市镇变得没有了生机。走到欧默·约拉姆商店时，我注意到尽管百叶窗已经拉下来了，可是门仍然开着。我看到欧默先生正在店里倚靠着门边抽烟，便走上前去向他表示问候。

“啊，天啊！”欧默先生说道，“你的情况如何？快坐下。我吸烟你大概不会觉得厌恶吧？”

“完全不会，”我说道，“我愿意——看到某些人抽烟。”

“难道你自己不抽烟吗？”欧默先生大笑着说，“这非常好，先生，于年轻人而言，吸烟是一个坏毛病。请坐，我吸烟的目的是让自己能喘过气来。”

欧默先生为我腾出一点地方，放上了一把椅子。之后他又坐了下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仿佛烟斗里面有他不

^① 指死神。

可或缺的东西，假如缺了就会死掉一样。“知道巴吉斯先生的坏消息以后，我十分难过。”我说道。

欧默先生十分平和地看着我，然后摇了摇头。“你知道他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道。

“如果不是因为避讳，先生，”欧默先生答道，“应该是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便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问题所在——假如是一个关系不错的人生病，我们无法向他表示问候。”

我并没有想到这个难题，尽管我进来的时候也很害怕会听到那样的老生常谈，可是，既然都说开了，我就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说他说得非常正确。

“是的，是的，你知道啦，”欧默先生点点头，“我们可不敢做那样的事情啊。天啊，如果‘欧默·约拉姆商店向你表示问候，问你今天早上有何感受，或是下午有何感受’——这会让人诧异得很难恢复的。”

欧默先生和我彼此点了点头，借助烟斗的帮助，他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有些事情会让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无法自由自在地表达我们的关心之情，”欧默先生说道，“就拿我来说吧，我和巴吉斯认识一年也好，四十年也罢，他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点点头。我肯定不能问他‘你好吗’。”

我觉得这对欧默先生而言是很难的，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更自私，我希望，”欧默先生说道，“看看我！我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知道，我一定不会自私的。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而且不清楚什么时候就会死去的人，一个变成外祖父的人，要我说，一般都不会自私的。”“肯定不会的。”我说。“我并不是想要埋怨我的行业，”欧默先生说，“并不是这样，毋庸置疑，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利益和弊端同时存在的。我的希望是，存在关系的人们都能够变得更加坚强。”

欧默先生默默地吸了几口烟，脸上带着谦虚平静的神情，然后又继续之前的话题：

“所以，我们只有借助爱弥丽的报告来掌握巴吉斯的状况了。她对

我们的畏惧和猜疑并没比对一群羊羔多多少少，她知道我们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明妮和约拉姆刚刚去了那里，真正的目的就是去问爱弥丽（她一连在那里待上数个小时，帮她姨妈一点忙），巴吉斯先生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愿意等到他们回来，他们可以将一些具体的情况讲给你听。你想来点什么东西吃吗？一杯加水的柠檬酒？瞧，我喝的就是加水的柠檬酒。”欧默先生拿起了他的杯子。“因为有些人说加水的柠檬酒可以润滑我这令人烦躁的呼吸所倚仗的行进通道。可是，天啊，”欧默先生声音嘶哑地说道，“出现问题的并不是那条通道呀！‘让我得到足够的呼吸吧。’我对明妮说，‘我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找到通道的，我亲爱的。’”

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多少气可喘了，看见他笑着实让人担心。他恢复到可以交谈的状态时，我委婉地拒绝了他请我吃些点心的提议，因为我才吃过晚饭不久。然而，他善意挽留，于是我就留下来等待他的女儿和女婿回来，随后我又询问了小爱弥丽目前的状况。

“嘿，先生，”欧默先生一面说，一面将烟斗拿开，这样一来他就能按摩自己的下巴了，“我跟你实话实说，只有她结婚之后，我才会开心呢。”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嘿，她现在有些浮躁，”欧默先生说道，“我并非说她没有以前美丽，因为她现在长得更加美丽了——我能向你保证，她更加美丽了。也不是说她干活儿干得没有以前好了，现在和以前一样好，以前她一个人能像六个人一样干活，现在她也能像六个人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欧默先生又按摩了一下下巴，然后吸了一口烟，“我用接下来的这些话大致地说明一下是什么意思：‘用力拉呀，努力拉呀，一块儿拉呀，大家加油，呼啦啦！’我应该告诉你，我发觉爱弥丽身上不具备的——通常来说——就是这个精神头儿。”

欧默先生的神情和态度是如此生动，我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表示我已经理解了他的意思。我能以这么快的速度理解好像令他非常开心，他接着说道：

“喏，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她正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之中，你懂的。空闲的时候，她的舅舅、未婚夫都和我谈论了许多，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不安分。你应该还记得，”欧默先生轻轻摇着头说道：“小爱弥丽是个非常有热情的小东西。俗语有云，‘你不能拿猪耳做锦袋’。嘿，其中的意思我不是很认同，我宁可这样想，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以后就是什么样。先生，她已然将那艘旧船当作家了，那是连青石为墙、云石做瓦的房子都无法比拟的啊！”“我完全相信她是那样的！”我说道。

“看那个美丽的小东西对她舅舅是怎样地依恋，”欧默先生说道，“看着她如何将他一天比一天抓得更牢、更亲，这确实令人惊讶。喏，你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心里肯定有一场斗争正在进行着。何必让它毫无意义地拖延下去呢？”

我全神贯注地听这个仁慈的老先生说话，并且从心底里赞同他的话。

“所以，我和他们谈论过这些事，”欧默先生坦然而和蔼地说道，“我说过，‘喏，绝对不要让爱弥丽在时间方面受到什么制约，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她当学徒的时间。她目前的工作已经比想象中具有更多的价值，她学习的速度也比想象中快。欧默-约拉姆商店能够将她做学徒到期前的时间全部勾销；你们说她自由，她就是自由的。假如以后她愿意的话，让她在家中为我们做点儿不管什么活儿，那都很不错；假如她不愿意，那也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吃亏’。因为——你还不明白吗，”欧默先生拿烟斗碰碰我说，“一个像我这样生命已经不长、又当了外祖父的人，通常不会对一个像她一样的蓝眼睛的小花儿很严苛的。”

“绝对不会，我确信这一点。”我说道。

“完全不会！你说得对！”欧默先生说道，“嘿，先生，她的表哥——你知道她要嫁的是她的一个表哥吗？”

“哦，是的，”我答道，“我认识他呢。”

“你当然认识他，”欧默先生说道，“得了，先生，她的表哥似乎干的是个好行当，收入也可观。为了我刚才说的事，他很男子汉气地向我道了谢（我得说，因为他这态度，我很器重他）。后来他还租了一所无

论你我看了都会喜欢的舒适小住宅。那所小住宅现在已完全装修好了，就像一个玩偶的客厅那样整洁而又完善。要不是巴吉斯的病恶化了，可怜的人，我想他们这时已经结婚了呢。事实上婚礼因此延期了。”

“爱弥丽呢，欧默先生？”我问道，“她已经安定点了吗？”

“嘿，你知道，”他又摩擦着他的双下巴答道，“当然是不能有这种指望的。我们可以说，今后的变化和分开，或这一类的两种事，都离她很近也很远。巴吉斯要是死了，那他的死就不会使他们的婚事推迟很久，但他若不死不活的，却可能会这样。总而言之，这事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说道。

“结果，”欧默先生继续说道，“爱弥丽依然有点郁郁寡欢，又有点心神恍惚，总的来看，她也许比以前更不好了。她似乎日胜一日地爱她舅舅，日胜一日地不愿和我们分开。我说一句气话就可以使她的泪水涌上双眼。如果你看到她和我女儿明妮的小女孩在一起时的样子，你会永远忘不了的。哎呀！”欧默先生若有所思地说道，“她多爱那孩子呀！”

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想，趁欧默先生的女儿和女婿还没回来打断我们的谈话之前，我得问问他是否知道玛莎的消息。

“啊！”他摇摇头，很沮丧地答道，“太糟了，太惨了，先生。无论你怎么看，我从不认为那女孩有什么罪过。我不愿当着我女儿明妮的面说这事——因为她会马上阻止我的——不过，我从没说过。我们都从没说起过。”

我还没觉察到什么，欧默先生就听到了他女儿的脚步声，他用烟斗碰碰我，并眨眨眼睛以示警告。明妮和她丈夫紧接着就进来了。

他们报告说，巴吉斯先生的病情“坏得不能再坏了，”他已完全不省人事。齐利普先生离开前在厨房里悲哀地说，就是把内科医师学会、外科医师学会、药剂师工会的人全召集起来，也救不了他了。齐利普先生还说，前两个学会都对他无益，而后面那个工会只会使他中毒。

听到这消息，又知道皮果提先生也在那里，我决定马上过去。我向欧默先生辞别，又向约拉姆夫妇辞别，然后便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往皮果提家走去，这种心情使巴吉斯先生在我心中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人。

我轻轻叩门，皮果提先生出来开门，他见到我时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皮果提下来时也是那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的情形。我想，在等待那可怕的变故时，一切其他的变化和惊奇都化作乌有了。

我和皮果提先生握手之后，我们一起走进厨房，他把门轻轻地关上。火炉旁坐着双手掩面的小爱弥丽，她的身旁站着哈姆。

我们压低了声音说话，不时停下来听听楼上的动静。上一次来访时，我在厨房里看不到巴吉斯先生但并没有异样之感，可现在却觉得这情形太怪了。

“你心地真好，大卫少爷。”皮果提先生说道。

“是的，太好了。”哈姆说道。

“爱弥丽，我亲爱的，”皮果提先生叫道，“看呀！大卫少爷来了！嘿，打起精神来，好孩子！你不和大卫少爷说上一句吗？”

她的身子一直在颤抖，那副样子现在还浮现在我脑海里；我碰到她手时感到的那种冰凉，现在似乎都还能感觉到。她将手从我手中抽出，然后从椅子上溜走，悄悄地从她舅舅的另一侧走过去，俯在他胸前，依然那样一言不发、浑身颤抖。

“像这么善良的心，”皮果提先生用他粗糙的大手抚摩着她浓密的头发说道，“是受不住这种悲哀的。这于年轻人是很自然的，大卫少爷，他们从没见过这种苦难，像我的小鸟那样怯弱——是很自然的呀。”

她把他抱得更紧了，既没有抬起头，也不说一句话。

“不早了，我亲爱的，”皮果提先生说道，“哈姆来接你回去了。嘿！和那另一颗善良的心一起去吧！什么，爱弥丽，呃，好孩子？”

我听不到她说的是什麼，但皮果提先生好像听到了什么似的俯下头来，他说道：

“让你和舅舅待在一起？嘿，你不会这么请求我吧？和你的舅舅一起留下，好孩子？不久就是你丈夫的人不是来这儿接你回去了吗？喏，看这小家伙这么傍着我这样一个老粗，谁会想到呢。”皮果提先生无比骄傲地看着我俩说道：“不过，海水里的盐都没她心里对她舅舅的爱那么多呢——这个傻乎乎的小爱弥丽！”

“爱弥丽这么做是对的，大卫少爷！”哈姆说道，“看！既然爱弥丽愿意这样，再说她好像很焦急、惊恐，我可以让她在这里留下过夜，我也留下吧！”

“不，不，”皮果提先生说道，“像你这样一个结了婚的人——差不多是结了婚的人——是不应该荒废一天的工作时间的。你不应该又守更又工作，那也是做不到的。你回去睡吧。你不用担心没人好好照顾爱弥丽，我知道的。”

哈姆听从了劝说，拿着帽子走了。他吻她时——每次见到他这么亲近她，我总觉得这是大自然赐予了他一个文明人的灵魂——她似乎把她舅舅搂得更紧了，甚至想躲开她那已被选中的丈夫。我跟着他去关门，以免惊扰了全宅的安静。

我回来时，发现皮果提先生仍在跟爱弥丽讲话。

“我要上楼去，告诉你姨妈大卫少爷来了，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他说道，“你可以在火炉边坐坐，我亲爱的，将这双冰冷的小手烤烤，用不着这么怕，这么伤心。什么？你要和我一起去？行！和我一起去吧，走吧！如果她这个舅舅被赶出家门，被推到一条沟里，大卫少爷，”皮果提先生仍像先前那样骄傲地说道，“我相信她也会跟我一道去的呢，喏！不过，不久就会有别的人了——不久就会有别的人了，爱弥丽！”

后来，上楼时经过我的小卧室门口时，虽然屋里黑黑的，但我隐约觉得爱弥丽在那屋里，她躺在地板上。不过，那究竟是她还是屋里混乱的阴影，我现在也不知道。

在厨房的火炉前，我有闲心想到好看的小爱弥丽对死亡的惧怕——此外，再加上欧默先生告诉我的话，我把这看作她失常的原因——在皮果提先生下来之前，我甚至还有闲心更宽容地想到这种心情的弱点。我一面这么想，一面坐在那里数时钟的嘀嗒声，这使我感到周围更加肃穆和寂静。皮果提一下来就把我搂在怀里，一次次祝福我，感谢我，她在苦恼中把我看作异乎寻常的安慰（她这么说）。然后，她请我上楼去，并哽咽地说，巴吉斯先生一向喜欢我，对我很是称许，在陷入昏迷前还常提起我。她相信如果他清醒过来，只要他有可能快活，那么看到我就一定会更快活。

我见到他时，就感到他醒过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了。他躺在那里的姿势看起来很不舒服——头和肩伸到床外，靠在那只曾带给他许多苦恼和麻烦的箱子上。我听说，从他不能爬下床去开它，也不能用我以前见过的探条去试探它的牢固和安全时，他就请人把那箱子放在了床边的椅子上，从那时起他就日夜抱着它。这会儿，他的胳膊就放在那上面，时光和世界都从他身边一点点溜走了，那只箱子却还在那里，他最后说的话（用的是解释的口气）是“是旧衣裳呀”！

“巴吉斯，我亲爱的！”皮果提先生和我站在床边时，皮果提俯身对他说道，几乎是高高兴兴地，“我亲爱的孩子来了，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我亲爱的孩子来了，就是大卫少爷呀，巴吉斯！是替你捎信的人呀，你知道的！你不和大卫少爷说话吗？”

他像那箱子一样不能言语、没有知觉。

“他就要随潮水一起去了。”皮果提先生用手捂住嘴对我说道。

我的两眼模糊了，皮果提先生的两眼也模糊了。但我还是低声又说道：“随潮水一起？”

“沿海的人们，”皮果提先生说，“不到潮水退尽是不咽气的，不到潮水涨满也是不会出生的——满潮前就是生不出。三点半退潮，平潮会有半个小时，如果能拖到潮水再涨时，他就能活过满潮，随下一次退潮而去。”

我们留下来守候着他，守候了很长时间——有几个小时，他当时是那样一种精神状态，我在场是不是对他发挥了什么神奇作用，我不敢随便说。但是当他开始虚弱地乱说话时，说的确实是与送我去学校相关的事情。

“他苏醒过来了。”皮果提说。

皮果提先生碰碰我，敬重地小声说道：“他就要和潮水一起去了。”

“巴吉斯，我亲爱的！”皮果提说道。

“克·皮·巴吉斯，”他虚弱地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好了！”

“看啊！大卫少爷来了！”皮果提说道，因为他此刻已经把眼睛睁开了。

我正准备问他是不是还记得我时，却看到他正努力地将胳膊伸出来，他的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口齿清晰地对我说道：

“巴吉斯愿意！”

那个时候正好退潮，他和潮水一道去了。

第三十一章 爱弥丽离家

按照皮果提的要求，我决定暂且待在寄宿的地方，等那个凄惨的马车夫的遗体做完最后一次到布兰德斯通去的旅行以后再走，这个决定完全没有让我感觉为难。很久以前，皮果提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那历史悠久的墓地里，在“她那心爱的女孩”（她总是这样称呼我的母亲）的墓边，买了一块不大的坟地，作为她和那马车夫以后的长眠之所。

每天都能陪着皮果提做我力所能及为她而做的事（多说一些，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件事而已），这让我感到心满意足。直到今天，我仍然为能够替她竭尽心力而感觉欣慰。可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的职业兴趣的，还是管理巴吉斯的遗嘱和解释遗嘱内容。

在箱子里找遗嘱的建议是我提出的。经过一阵搜索之后，我们终于在箱子底部的一个牲口草料袋下面找到了它。草料袋里除了干草，还藏着一只带表链和表坠的金壳怀表，这只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那天戴过一次，在那以前和以后，从未有人见过；袋子里还有一个样子像人腿的银制烟斗塞；一只柠檬形状盒子，盒子里面装满了小杯子和小碟子，

我猜想，那是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来打算送给我的，后来他自己喜欢上了，又舍不得给我了；还有八十七个半畿尼，都是一畿尼一枚，或者半畿尼一枚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此外，还有几张英国银行股票收据、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和一个牡蛎壳。牡蛎壳里面已被摩擦过多次，发出七色光彩，我便断定，巴吉斯先生对珍珠的认识只有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远远没达到具体而确切的程度。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带着这只箱子天天往来奔波。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他编造了一套瞎话，说这只箱子是属于“布莱克波厄先生的，暂交巴吉斯保管，以待索取”。他一笔一画地把这瞎话写在箱子盖儿上，天长日久，字迹已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发现，这几年他聚宝敛财的功夫没有白费——他的财产折合成现金，有三千镑之多。他将其中一千镑存款的利息馈赠给皮果提先生作养老之用；他死后，本金由皮果提、小爱弥丽和我三人，或我们之中的后死者均分；他的其余遗产全部归皮果提所有；他指定皮果提为他其余遗产继承人和最后一份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觉得自己在尽可能郑重其事地大声朗读那份遗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向有关人等阐释其中条目内容的时候，俨然是一个诉讼代理人了。我开始觉得从民法博士协会学到的那些东西，用处比我原先想的太多了。我尽心研究这份遗嘱，宣布它的每一条、每一款都符合遗嘱行文规范，并在空白处用铅笔做了标记。我竟然懂得那么多，连我自己都莫名惊诧。

我既要做这种深奥的工作，又要给皮果提算一笔归她名下的遗产清账，将一切善后事宜安排妥当，还要给她做仲裁人，为她出谋划策（这是我们都高兴的事），因此，巴吉斯出殡前的那个星期，我就在忙碌中度过了。这段时间，我几乎没见过小爱弥丽，但我听说两个星期后她就要不声不响地结婚了。

出殡那天，我并没有郑重其事地参加葬礼，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穿黑长袍，也没带飘带，那些东西像吓唬鸟儿似的。那天一大早就徒步走到了布兰德斯通，当只有皮果提和她哥哥执领的灵车到达墓地时，我已经在那里了。那个疯疯癫癫的老绅

士，从我小时候住过的那间卧室窗口，老远地望着我们。齐利普先生的小娃娃，在奶妈肩头冲着牧师摇晃他的大脑袋，转动那对金鱼眼；欧默先生气喘吁吁地站在人们身后。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人了。事情办得非常安静；待一切完毕，我们在墓地溜达了一个钟头，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采摘了几片嫩叶。

我写到这儿，一阵恐惧感不觉袭来，仿佛看见乌云滚滚，正逼近远处那个小小的镇子——那时候我正孤零零地在路上走着，要返回那个镇上。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一想到那个难忘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我就难以自持；如果继续写下去，旧景必然会重现眼前，我就更难忍受了。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的叙说而变坏，也不会因为我不情愿写而变好。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它，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它本来的面目。

我的老保姆要在次日同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的事；那天小爱弥丽要在欧默先生的铺子里待一天，大家约好当天晚上在那个老船屋里团聚；哈姆仍照往常时间把小爱弥丽接回来；我则可以从容不迫地走回去；皮果提兄妹两个就照他们来时的样子回去，天黑以后在火炉旁等候我们归来。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小栅栏门那儿分了手。那个小栅栏门，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很久以前斯特拉普背着罗德里克·兰登的背囊歇脚的地方。我没有直接往回走，而是沿着通向洛斯托夫特的大道走了一小段路，然后才转身，往雅茅斯走去。我在距以前提及的那个渡口一二英里处的一家颇为排场的啤酒馆吃了一顿饭。就这样，一天的光阴就消磨掉了，待我走回雅茅斯时，天色已晚。这时下起了大雨，那是个险恶的风雨之夜，但是一弯月亮从乌云背后露出了脸，因而天并不算十分昏暗。

我不一会儿就望见了皮果提先生的家，望见窗户里闪烁的灯光。面前的沙滩走起来很吃力，不过脚上稍一加劲儿，就来到了门前，我便径直走了进去。

船屋里看着真舒服，皮果提先生已经过足了晚上的烟瘾，家里正忙着准备晚餐。炉火烧旺了，炉灰拨过了，小爱弥丽常坐的那只小矮柜还在老地方安放。皮果提又坐到她的老地方，除了衣服变了样，她看

起来好像从未动过窝似的。她又拿起了盖儿上画着圣保罗教堂的针线荷包、那个装在像小房子似的盒子里的码尺和那一小块蜡头儿。所有这些东西都好像从未受过干扰一样。高米芝太太躲在她老待着的那个角落里，看上去有些烦躁，唯其如此，也就显得自然了。

“这伙人里，你是头一个来的，大卫少爷！”皮果提先生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要是你的外套淋湿了，少爷，就快脱下来吧！”

“谢谢你，皮果提先生，”我说着，把外套脱下来交给他挂起来，“还不算太湿。”

“是不太湿！”皮果提先生摸了摸我的肩膀说，“跟锯末一样干！请坐吧，少爷，跟你说欢迎，用不着，不过我是真诚地欢迎你哪。”

“谢谢你，皮果提先生，我心里清楚，呃，皮果提！”我说着，过去吻了她一下，“你老人家觉得怎么样了？”

“哈！哈！”皮果提先生一面大笑着坐在我身边，一面搓着手，这不仅表示他已经摆脱了近来的烦恼事，松了一口气，也表现出他那朴实的天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可以心安理得了！这话我给她说过了。她已经为死去的人尽到了责任，这是死去的人也知道。死去的人对她做了他该做的，她也对死去的人做了她该做的，并且——并且——一切都问心无愧！”

高米芝太太呻吟了一声。

“鼓起兴致来，我的老嫂子！”皮果提先生说（但是他却背对着高米芝太太，冲着我们直摇头，显然他察觉到近来发生的事惹得她想起她那死去的丈夫来了），“不要垂头丧气的！为了你自己，多少也得打起点精神来，那样称心的事儿才会一件一件自自然然到来！”

“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儿呀，丹尔！”高米芝太太回答说，“我这个人，除了孤苦伶仃，还会有什么别的称心事啊！”

“不对，不对。”皮果提先生宽慰她说。

“对，对，丹尔！”高米芝太太说，“我这样的人，不配跟有人留钱给他们的人住在一起。什么事儿都跟我闹别扭，我还是离开这儿更清静。”

“呃，要是没有你，我有了钱怎么花呢？”皮果提先生带着责备的

神气说道，“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啊？你还看不出来我如今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跟我在一起吗？”

“我就知道从前没人愿意留我！”高米芝太太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现在有人跟我说实话了！我孤苦伶仃，老找别扭，怎么能指望别人需要我呢！”

皮果提先生好像大吃了一惊，没想到他说的话居然被人这样无情无义地曲解了，他想要回嘴，但皮果提扯了一下他的袖子，并对着他摇头，他才作罢。他难过地朝高米芝太太望了片刻，又瞅了一眼那架老荷兰钟，站起身，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在了窗台上。

“你瞧！”皮果提先生高兴地说，“你瞧啊，高米芝太太！”高米芝太太微微哼了一声，“又按照习惯，点起来了！少爷！你也许觉得奇怪，这是干什么呢？呃，这是为了小爱弥丽。你瞧，那条小路天黑以后什么都看不清，不好走，只要她回来的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上。这样一来，你瞧，”皮果提先生朝我弯下腰，兴高采烈地说：“就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爱弥丽就要说啦：‘总算到家啦！’她还要说：‘我舅舅在家里呢！’因为我要是不在家，就不可能把蜡烛点亮。”

“你简直是个小娃娃！”皮果提说道。她说的时候，真的把他当成小娃娃看了，露出疼爱的神情。

“喔，”皮果提先生两条腿叉开站在那儿，心满意足地两手上下搓揉着腿，一会儿看看我们，一会儿看看火炉，说道，“我很难说我不是个小娃娃，可是，看起来实在不像。”

“很不像。”皮果提回答。

“是不像，”皮果提先生笑着说，“那就不要看嘛，只去——只去想好啦，我可不在乎这个！喏，听我说呀，我上咱们爱弥丽那座精巧的小房子去来着。我在那里转了又转，看了又看，我要是没觉得那些小玩意儿就是她本人，我就——我就是不可饶恕的！我把那些玩意儿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手轻轻地抚摸，就好像那是咱们的小爱弥丽。我动她的帽子什么的时候，也是那样轻手轻脚。要是有人动那些东西，存心粗手笨脚的，我可不许——说破天我也不许。这就是你叫作小娃娃的家伙，看样子却活像个老大的海刺猬！”皮果提先生说完，哈哈大笑起

来，表达着他那种恳切真挚的感情。

“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你瞧，”皮果提先生又搓了几下大腿，满脸含笑地说，“我能有这副样子，那是因为，在她还没有我膝盖高的那会儿，我就老跟她在在一块儿玩儿啦！我们装成土耳其人、法国人，装成鲨鱼，装成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哦，天哪，一点儿不错，还装狮子、鲸鱼，装各种各样叫不上名来的玩意儿。你知道，我这是成了习惯了，嘿，再瞧一瞧这支蜡烛吧！”皮果提先生说着，突然神采飞扬地朝那支蜡烛伸出了双手，“我知道得很清楚，等她结了婚、出了门，我也会把蜡烛放到那儿，就像现在这样。我心里清楚得很哪，我晚上在家待着（唉，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不住在这个船屋里，又能到哪里去住呢），可她不在我这里，或者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我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坐到火炉跟前，假装着等她回来，就像现在这样。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姑娘，”皮果提先生说着，又大笑了一阵，“活像只海刺猬！嘿，到那时候，我看见蜡烛一冒火花，就会自言自语说：‘她在看它了！爱弥丽来啦！’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姑娘，活像只海刺猬！说谁谁就到。”皮果提先生突然停止了笑声，两只巴掌一拍，说道，“你瞧，她果真来了！”

但是，进来的只有哈姆一个人。自从我进门以后，外面的雨一定下得更大了，因为他头上戴的一顶大油布帽子耷拉下来，遮住了半边脸。

“爱弥丽呢？”皮果提先生问道。

哈姆晃了一下脑袋，好像是说爱弥丽就在门外。皮果提先生从窗台上拿起蜡烛，剪一剪烛花，放到桌子上，然后忙着捅火。这时候，自从进门来就一动未动的哈姆忽然说道：

“大卫少爷，请你出去一会儿，来看看爱弥丽和我带给你的东西好吗？”

我们往外走去，在门口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像死人脸一样惨白，不觉又惊又怕。他连忙把我推出门外，随即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住，门外只有我们两个人。

“哈姆，这是怎么回事儿？”

“大卫少爷——”哦，他哭了，为那颗破碎的心，哭得昏天黑地！

看到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愣住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只怔怔地望着他。

“哈姆，可怜的好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大卫少爷，我那亲爱的人——我心中的骄傲和希望——我为她可以把命都舍了的那个人，我现在情愿为她把命舍了的那个人——她走啦！”

“走啦？”

“爱弥丽跑啦！哦，大卫少爷，想一想她是怎样跑的，我祈祷仁慈的上帝，宁愿把她的命要了，也不要让她毁了身子、毁了名誉！”

直到此时此刻，他那张仰视乱云翻滚的天空的脸，他那紧紧握在一起、不住颤抖的双手，他那因为痛苦而不断抽搐的身躯，在我的记忆中，依然与那片荒凉的沙滩联系在一起。那里永远是茫茫黑夜，他是那黑沉沉的荒原上唯一的活物。

“你是有学问的人，”他匆忙地说道，“你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好、什么不好。我进了门该怎么说才好呢？我该怎样把这事儿向他们说呢，大卫少爷？”

我看见门动了，便出于本能伸手去抓外面的门闩，想争取一点时间，但已经来不及了。皮果提先生把头探了出来。即使活到五百岁，我也绝对忘不掉他看到我俩时脸上所起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屋里一片悲泣之声，女人们都围在皮果提先生身边，大家都在屋里站着，我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哈姆给我的。皮果提先生的背心被扯烂了，头发也弄乱了，脸色和嘴唇煞白，鲜血一点点从胸膛上滴下来（我想，血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念吧，少爷，”他用低低的、颤抖的声音说，“慢慢念，不知道我能不能听懂。”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我看着那封泪痕斑斑的信，开始念道：

“在我天真未凿的时候就爱我远远超过我应得到的程度的人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远去了，”皮果提先生慢慢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打

住！爱弥丽远去了，啊！”

“早晨——我就要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离开我那可爱的家啊！”

信上的日期是头一天晚上。

“——我是永远不会回来了，除非他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来。几个钟头以后，到了晚上，你能看到这封信，却看不到我了。噢，但愿你知道我此时是怎样的撕心裂肺！但愿我曾那样委屈过的你、永远不会饶恕我的你，能知道我此时是多么难过！我太坏了，信上不必提我自己。哦，你就想着我实在太坏，借此安慰你自己吧。哦，请你发发慈悲，告诉舅舅，就说我过去对他的爱还不及现在的一半。哦，把过去你们怎样对我亲、对我好，都统统忘掉吧——把我们打算结婚的事也忘掉吧——只当我小时候就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了。我祈求我弃之而去的上苍对我舅舅发发慈悲吧！告诉他，我过去对他的爱，不及现在的一半，请多多安慰他吧。爱一个能像我以前那样待舅舅好的女孩，一个忠实于你、配得上你、一个知羞知耻的跟我不一样的好女孩吧。上帝保佑所有的人！我会常常跪下来为所有的人祈祷的。要是他不能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我就无法为自己祈祷了，但就算那样，我也要为大家祈祷，我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我把我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激献给舅舅！”

信上就只有这几句话。

我念罢信良久，皮果提先生仍然站在那儿怔怔地望着我。我终于鼓起最大的勇气，抓起他的手，恳求他尽量克制自己，他回答说：“谢谢你，少爷，谢谢你。”但是他依旧木然不动。哈姆对他说了一句话，皮果提先生能深切地感到哈姆的痛苦，所以便使劲儿握着哈姆的手。但是，除此而外，他仍旧和刚才一样，也没有人敢打扰他。

渐渐地，他的眼睛终于从我的脸上移开了，环视整个屋子，仿佛从迷离的幻觉中醒过来了一般，然后，他用很低的声音说道：

“那个男人是谁？我要知道那个男人的姓名。”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突然觉得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哪个人可疑？”皮果提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哈姆恳求道，“请你出去一会儿，让我把非说不可的

话对他说了，少爷，这话不好让你听见。”

我又觉得当头挨了一棒，颓然坐到了一把椅子上，想说句什么回答的话，但是我的舌头被钳住了，视线也模糊了。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听到这句话又被重复了一遍。

“前些天，”哈姆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个仆人模样的人，不时地来这一带转悠，另外还有一个绅士，他是那个仆人的主人。”

皮果提先生仍像脚下扎了根似的一动不动，但这会儿眼睛却望着哈姆。

“昨天晚上，”哈姆接着说，“有人看见那个仆人跟——跟咱们可怜的女孩——在一起。在这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一直藏在这一带，人们以为他走了，其实他是藏起来了——不要待在这儿，大卫少爷，不要待在这儿！”

我感觉皮果提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不过，那时候即使房子倒塌，压在我身上，我也不会动一下。

“今天早上，天几乎还没有亮，就有一辆奇怪的马车停在去诺里奇的路上，”哈姆继续说，“那个仆人走到马车跟前，又离开一会儿，然后又走了过去。在他又走到马车跟前的时候，爱弥丽和他在一起。车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主人。”

“上帝！”皮果提先生说，身子向后倒去，同时两手向前伸，好像要把他害怕的东西推出去，“不用说啦，那个人是斯梯福兹！”

“大卫少爷，”哈姆断断续续的声音喊叫道，“这不是你的错——我绝不是再在责备你——可是，他的确就是斯梯福兹，就是那个该死的恶棍！”

皮果提先生没有喊叫，没有流泪，也没有挪动一下，直到他好像又突然醒了过来，从墙角的钉子上扯下他那件粗布大衣。

“搭一把手！我没有力气了，穿不上了，”他急不可耐地说，“搭一把手，帮帮我！”有人搭手帮他穿上大衣以后，他说，“再把那顶帽子递给我！”

哈姆问他要上哪儿去。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去找我的爱弥丽，我要去把那条船砸